



鍊鍛

善 言

叢文月七

七月文叢

胡風編

鍛

鍊

七月文叢

• 一九四九 •

七 月 文 叢

鍛 鍊

作 者 編 者 發 行 人 出 版 者 印 刷 者 刊 行 期

魯

胡

俞

德

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再版

藜

風

模

店

廠

上海中央街二四號二一室
北京宣內智義伯大院一五號

光 藝 印 刷 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 有 版 權 ★

總 (34) 七 (1: 09) 2 (1501—3500)

目次

鍛鍊·····	一
一個新戰士的故事·····	五
一個同志的死·····	九五
老連長和他的兒子·····	一〇四

鍛鍊

—

……我被捕了

我準備着犧牲，

在千萬人的血裏

我的一滴血算得甚麼。

我走着。

不再去說服那兩個押着我的傢伙；

他們會以爲我很怕死，
才這樣嚙嚙地向他們解釋，
讓他們看不起我！

他媽的！

我憎恨起來，

爲甚麼不落在鬼子手裏，
倒遭到漢奸的暗算。

我罵起來，

路上走過老鄉，
我都向他們說：

——漢奸最無恥！

汪精衛一定要死亡！

我想唱，

想到過去遇難的伙伴，

他們要死之前，

都唱起的歌；

我唱着那支歌，

我的歌聲好像也發冷，

我感到我要勇敢些，

爲甚麼不勇敢呢？

8

那兩個狠命的踢我，

掌我的兩頰，

把我摔在一邊，

拿起從我手裏奪去的手榴彈，

「炸死你！」

我站着。

望着他掀開蓋子，

把手指套上汞線圈，

他們癡笑了一下；

從遠地又靠近我

繼續把我推上大路。

這條路是下川大路，

山勢向西傾斜，

山緣上的村子冒着一堆一堆白煙；

呵，我走的路，

正是我來時的路。

我來時，

呂梁山上的楓葉正紅，

野石榴花和金楊葉

被採來掛在同志們的軍裝上。

夜深，正是一個明淨的夜，

我們的行列橫斷了鐵路，

我的足踩在鐵軌上，
我的心興奮得跳動。

現在，我正走着

走向我會走過的同蒲鐵路。

——我是回去嗎？

來一個奇怪的想頭，

好像我並不是罪犯，

只是回去，

要回到那時常我想着的地方。

我想起那地方，

我的心很痛，

我俯視我的胸口

有一條粗大繩子捆成十字。

突然，我清醒

看到我已快走下平地，

我快要被送到

那有各式各樣刑罰的所在。

是哪，我會被當作話盒子，

要我唱出一切祕密，

——絕對不可能的！

當我走近一道深谷，
谷很深，

谷底有亂石角，
够死一個人的條件，

我猛地往下跳，
在一剎那間，

我覺得已離開了大地，
離開了我一切朋友、同志。

可是，我被吊在山半腰，
那兩個把我倒抽回去。

這一回沒有死成

我又敏捷地找到一塊尖石子，
一手將牠放準脖子上，
我就伏擊着自己。

土地沿着我的血，

我又沒有死，

我的兩手臂

開始被反縛在背後。

我的血，

暖暖地瀆下我的胸部，

風一吹就冰涼。

我看到血，

我想到血，

想到同志們的

和我自己的。

我兩眼朦朧起來，

身體覺得軟弱，

我的兩腿搖幌，

他們就讓我在一個人家裏稍坐。

這人家有一個老媽媽，

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

老媽媽一瞅見我就驚叫一下，

那兩個罵她：

「要跟他一塊送死！」

我站起

我得要解解手，

他們就鬆我的兩臂

押我到一個廁所，

出來，我用手摸摸那孩子

我想，我快死，

我能送他一些有用的東西？

我就在口袋里找到一支小銅杓

和一支鋼筆：

「小弟弟，送給你，

我已用不着它；

那枝鋼筆很好

你要好好地唸書，寫字，

大了，你要去建設新中國。」

那兩個又帶起我，

離開那村子，那人家，

孩子遠遠地望着我……

二

進到一個大鎮上，

已經是黃昏。

街上人哄集，

有一家舖子張燈結彩，

用大紅的緞子繪着「諧」

那大門頂

五色旗和太陽旗交叉在一起。

我傷心地望着。

當我經過這大門口，

我禁制不住又喊起口號；

左右隣近人們盯着我

小孩靠攏來，

這情景

使我想起阿Q正傳，

當阿Q走在大街上

不是有許多人給他喝采？

我不是阿Q

我是一個革命者，

我更應該驕傲；

於是，我又亮起嗓子：

「打倒漢奸汪精衛，

打倒日本鬼子！」

從哪來，有一隻粗大的拳頭

摔捲在我的耳門上，

我被擊昏過去

腦子陷在混沌裏。

我搖擺而行

直到一隻狗在身邊狂吠，

才意識起來

人們把我帶到一個房子了。

這房子坐西向東

北屋住着老鄉

南的一幢燒毀了

剩下一面牆，一個破灶口，

一個土坑……

院子外邊有一棵槐樹吧！

槐花正開

香氣透過來，

院裏兩個看守的

把我背上的長繩子
繫在那橫樑，幾乎吊着。

天模糊

使我看不清房子的構造，

憑我的感覺

我知道，我吊着的地方是牆邊

我的左邊是一個炕

我的對面是窗戶

這窗格子是木頭

還是鐵的，我弄不清楚；

我再不想那看不清的東西

閉住眼睛，

想到今天在大街上

對那些小孩和大人

口號是有用的，

於是，我感到一陣歡喜。

三

這一夜

夜色很分明，

這該是古歷二十左右

我得到看守的鬆解，

已使我的吊索伸長

能够恰好的躺着炕。

我沒有躺下去

我是不能睡啊！

我特別的興奮

當月光照射進來的一刻

我就覺得生命的跳動。

半靠壁，我望着窗口，

那月光的雪亮，

印在窗紙上

像電光下的銀幕，

啊！從銀幕裏

我像看見我故鄉的蒼茫的原野。

——夜呵，明亮的夜呵

你像山谷中野石榴花上的露珠

那樣晶瑩又冰冷，

你也像我母親的頭髮

那樣蒼白又溫情；

我不怕心受着冰冷

我願深夜一個人躑躅，

天上的月兒哟，我在等候你

用月琴爲我彈唱一支

我故鄉沙瑪河的民歌……

這一系列詩句

穿過我的胸口，

我的眼瞓着熱

自古以來啊

故鄉和月光是這樣密切。

在這夜裏

我想起一段故事，

那是我童年時代的——

一個月夜

我們偷上了一隻漁船，

解了纜

船就順海潮漂去，

我們緩慢地在海上蕩

看月亮在雲堆裏跑，

半夜，才逆潮水划回來

靠了岸，

父親和幾個鄉人早在等待，

父親一把帶了我回家

父親的發怒誰都不能阻住。

我記得清楚：

我父親打斷了長煙桿

又用扁担抽打，

我幾乎死去

他才住手。

那夜，我就躺在走廊下

劇烈地感到父親的壓迫；

憎恨自己無力反抗而悲哀，

我嚎啕痛哭，

繼續用我的胸去碰控牆腳。

當我完全乏了

我才停止倒下，

讓淚和泥土絞結，

媽媽等父親睡去

才偷偷掩揩我的淚漬

把我抱到床上……

四

早晨

我醒來

我不知我幾時睡去！

從窗外透進來陽光，

我站起來

鼓着肺葉去吸取空氣；

得在我死之前

飽吸這人世的新鮮的空氣。

呼吸時，

頸子有點發痛

喉管上的淤血已結成堅塊，

我咽啞，

除了呼吸，我還需要甚麼呢？

我覺得空虛

像做夢睡在泥潭上一般空虛。

在院裏，有小孩的哭聲

兩個孩子在打架

一個婦人在喝罵。

在這早晨

來過一個西裝的青年，

他向我替「汪主席」

敘述這奴隸總管的「真理」

「狗放屁

替那個娼婦來兜生意……」

我粗野的痛罵使他害羞，

他推擊我一下就出去了，

第二個進來的是短旗袍的女人。

她親手來鬆我的手

我抗拒她溫柔的接近，

她帶着一副憐憫的臉孔，

她說：「朋友，

我看你是一個聰明的知識份子。

絕不像那些傻瓜

受了欺騙，

你想想……

人生能够活多久

如果你願意……」

叫我投降嗎？

「媽的，我願意！

滾出去，放……

別再甜言蜜語。」

「朋友！

像你這樣人才

我們很愛惜，

在我們這裏

不是可以照樣工作：

可以戀愛，也可以享福，

我担保，像你這樣熱情，

給你介紹女朋友！

我說：「我願意

在你們無恥者的臉前

用我的血來塗你們的口唇，

你們僅會當狗

放浪，戀愛，性交



在你們骯髒的軀體裏，
會有甚麼熱情！

她走後

我的情感像水花一樣
跳動得厲害，

我的腿興奮的抖擻
我又想唱，

唱了一句又停止。

我的思想像一片湖水
被攪得洶湧，

我迷失了道路，

各種碎影亂散在眼前。

一會兒，我想起

我讀過十六世紀西班牙的故事

我像一個騎士

在回憶着每一個對話；

一會兒，我又記起

那是悲多芬的名句，

戰鬥的，爆裂的，

匈牙利民族生命的旋律……

……是的，曾有人愛過我

當火車離開了月台
一切都完了！

當我正在激動里，

那看守的坐在門墩上

扶着鎗，

他的聲音驚醒我：「先生

你爲甚麼不唱下去，

剛剛聽了你唱一句

你又不唱了。

「你不會死了，先生

別跟他們鬧氣

那個男的是本地公安局長，
女的是局長太太。」

我用苦笑對着他，
無疑的，這個守兵
是從鄉下新抽來的壯丁。

我說：「老鄉
還是請你唱一個，

我快要死了
我要再聽一聽你們的小調！」

他把門鎖上。
就靠在門扇上

我聽見他的鎗柄碰地作響
他輕輕地唱：

「三月清明桃花紅

姐妹二人去望青

連帶着放風箏

咳，咳，啣——啣！

連帶着……」

五

呵，我聽過這支歌，

在北方很流行，

這支歌會配着新歌詞

流行到南方；

而這歌詞的作者

是一個詩人，是我的一個同志

就在前天

我和他還在一起，

還有一個老劉；

我們三個，沿着桑乾河散步。

現在，他還在那邊散步嗎？

我們一面散步

一面縱談着未來，

我們要開始建立新中國

在那時，我想做一個重工業的工人

而他，詩人，露着南方人的聰明
告訴我們

他不願意回南方

要向北走，一直向北走

到西伯利亞的大森林里

去做一個獵戶

在雪層裏生活；

老劉呢，他皺着眉說：

「我要找一個愛人

一個合標準的……」

呵，我們哄笑了

笑聲還留在我的心上，

可是，我將埋葬！

我不禁哭起來。

第一次我的眼淚

爲懷念我的戰友們流淌，

我不能見到他們

在新中國裏邊……

我抬頭

透過木格子的窗，我看見

那窗外左邊

是一垛破牆，

人能從房中，

窺見破牆下一角菜園。

正從菜園的右上方

掠過一隻喜鵲，

我忽地心臟撲跳，

我深深地懊悔

我可以逃走的，

這行動沒有在夜間進行。

我能逃走的，

爲甚麼這思想不在夜裏生長？

現在，我得等着夜晚

夜晚快來喇！

我便要輕輕扶開窗櫺

移脫了窗筍，

我會從那土頭土腦的守兵旁邊

像隻刺蝟滑過，

跳向田野

我要得到失去的一切

我要跳向自由的世界。

我低垂着頭，我怕

那田野的強烈的誘惑，

有另一個思想來訪問我：

——如果你逃不掉？

我逃不掉？

那麼，我將要……、

在我的背後有聲音回答

——我要設法保全性命

或許我要暫時的表示屈服，

那麼，我相機逃脫

因為，我要留下性命給抗日鬪爭。

——這是可恥的想像呀！

我對自己咆哮起來

這是一種怯弱的表現，

這是一種混賬王八的思想。

我憤恨地發抖，

對我自己要處罰

沒有比怕死的思想更恥辱的事情，

在這世界上

應該用最銳利的箭來射擊我！

於是

我從炕邊倒栽下去，

在地上，我暈死過去……

六

當人們把我押出去

太陽已斜西，

過一條小巷

走進一幢有貢元牌的大門。

我的心虛弱，

我的眼皮暴跳；

一種不幸的預感

使我一陣發冷，抖擻。

踏上大廳

正當中有對聯，

忘卻聯上的字句，

聯的當中有一張繪相，

繪的是汪精衛

在汪精衛的頭頂有太陽旗，
太陽旗旁邊有幾個字

——新中國的救星！

廳上，八仙桌邊

坐着一個鬼子，

他早就瞧着我

那眼色好像很溫和；

——他這樣光顧我

他媽的

他以為知識份子容易收買？

我覺得自己那樣走去
也太洩氣，

登時，我振一振作

我傲慢地用眼角

掃射他剃淨鬚髥的方臉。

「拿那個傢伙來！」

是一個熟口音

我才看到桌邊有公安局長，

幾個人就推進一個囚徒；

他看去三十來歲

人們使他裸着。

那樣粗獷的體格

準是一個勞動者。

公安局長揚着眉

向我招手：「來，朋友

請你嘗嘗紅燒肉！」

人們把我擁到眼前

人們端來一支烙鐵；

「×路軍好嗎？」鬼子問，

「×路軍好好！」

那回答的聲音已沙啞

在沙啞里收藏着暴風雨。

那勞動者被烙倒下去
好像烹響了油，
肉的焦臭跟黑煙四散。

我咬着牙

血在我的心中運行，

好似要從我的口裏找一個決口。

人們把勞動者抬出去，

又推進一個

呵！那是一個半裸體的婦女，

她的乳部蒼白發青

她的兩臂絞剪在背脊。

她的眼低沉

她的臉已枯竭如一張落葉。

鬼子又問：「×路軍的好嗎？」

聲音帶着輕佻；

她尖峻地叫：「×路軍好！」

拿紅鐵的漢子抖着

緩慢地走近去

「在那奶上烙，哈哈！」

鬼子眯着眼縫向我笑，

當那通紅的東西快拈近她

她發出一種可怕極了的慘叫。

我飛撲過去

用我的頭去襲擊那人，

我叫着

我瘋狂地猛跳……

於是

我被四周圍擊，

那鬼子

拿着馬鞭奔過來。

鞭子嘯在我的頭上

我的臉上，

我的眼睛上，

我的脖子的傷疤上，

我的胸膛

我的臀部……

七

漸漸地我睜眼

四週有好些足板朝我，

顯然，這裏有人，

我掙扎地要坐起

有誰在我的身上扶着。

我坐着。

好像土地從我的下邊

向上倒立了起來，

我暈沉……

慢慢才看清五個人坐在地上。

在五個人當中

我認清了他們兩個，

我的眼光和他們織在一起

好像發着熱

冒起了火花，

我的心響着。

我望了他們一回，

他們很親熱

在他們的眼裏好像說：

——兄弟，我們都是同志

要同樣的勇敢到底！

那勞働者，他準是一個工人

從他的骨格和神氣

他曾經握過機器；

那幾個是農民

農民英雄是充滿在北方。

我會和這些鐵的人物在一起
戰鬥在一起，也將死在一起，

埋在一起，血肉混合在一起！

我激動的舉起手

手已腫得麻木，

看到他們臉上的笑意，

我猜準他們也在我的臉上

看到同樣的莊嚴和歡喜……

八

夕暮

我們被拖出去；

我沒有忘記我是一朵火花，

我要放射這火花。

我知道，爲了更多花朵的將來
一朵花在凋謝。

押我們的僅是十來個僞兵，
我們橫過大街
大街上已靜寂，
在近處有砲聲，射擊聲，
聲音在雲空吼呼而過。

上了一輛卡車

有一個僞兵細聲同我們說：

「你們不會死
當機關鎗空放

你們都裝死躺下去。」

這使我感激

這是一種對將死者的安慰。

卡車駛開了鎮子

就停在山腳下一個曠地，

曠地荒亂地生着白草

有一些黃土堆。

這兒是我們的歸宿

我將和許多英雄埋在一起。

我們六個站成一排

正對着發紅的暮空，
我模糊地覺到
幾隻烏鴉飛去。

我閉住眼睛

聽到心血在流動，

好像一支小河

正向一塊石竅里泊去……

噠噠噠的奇響中

我失去了一切感覺。

童年我做過一個夢，

這夢使我害怕

在夢裏

我患了一種奇症，

我的兩腳朝天

我只能用兩隻手在人堆裏行走，

永遠抬不起頭，

這使我悲哀

這使我至今害怕；

現在，我做夢

我覺得有人揹着我，

在黑暗中

措我的人急促的喘，

一會兒似向上浮

一會兒似向下沉。

我好像還沒有全死

還像有點兒知覺，

那措着我的也許是同志

他要把我埋到自己的土地！

我微微地聞到一股汗臭，

我想，我的嗅覺還存在，

也許我還會說話

我試輕輕地叫喚。

有個聲音回答我

「同志，你渴嗎

一會兒就到！」

我聽到人世的語言

使我覺得痛苦；

呀，我死了，我還有聽覺。

「也許我沒有死，」

我想，我就叫：

「我死了嗎？老鄉！」

他喘着說：「沒有

沒有，好同志

×路軍打車站，

鬼子跑出鎮子去，

咱們通過維持會

化二百隻洋換一條命

把你們都救出來啦。」

我相信了，我不是做夢

在民衆的愛護里我再生了

這再生的感念過於強烈，

使我整個胸突着

心跳着，我激哭起來；

我被鞭打過的肺癆變着。

在我受傷的眼里

淌出了熱淚。

啊！當一個嬰孩

第一次呼吸着人世的生

也作着最哀慟的哭泣；

而我，當聽到

從村莊流過來同志們的歌聲

我比嬰孩更癡情的哭了。

一九四〇年五月廿九日——八月五日

一個新戰士的故事

—

可愛的劉大海

他要當兵去了

下馬崗的都去歡送

「大海，你有種

咱村里當×路軍不算多

你是第三個」

老村長也說

「好好做個×路軍

咱就不喚你二百五」

大海哈哈大笑

把煙袋掖在腰里

揩起藍布背包

大搖大擺地邁上大路

一路上他吸吸煙

煙吸够，就哼開歌子

歌子唱厭，就乾嗓子呼叫

吓唬着地里的野麻雀

他走到他姑姑村口

姑姑攔住他

「大海啊，你真個當兵」

「真格」

「好哥兒

不枉是你爹養的」

大海點點頭

向姑姑要了一把煙草

又吹着口哨

一口氣走上四十里

二

劉大海

他生在窮莊稼主的家里

他生出來相貌兒很怪

四方方的臉，四方方的嘴

他姑姑抱着他

就給他起這個混號

從此起，二百五

就在大海身上長了翅

誰抱着他

都親密的叫「二百五」

「二百五」

看天上星兒有多少」

「二百五」

抓你爹爹的鬍渣」

「二百五」

大了給你娶個半吊媳婦」

大海長大得很粗棒

大馬臉，闊肩膀

和一雙大的手

用他的大手

他給人去作活

每年農忙時候

他就到滹沱河下游趕市口（註）

哪一家財主

都樂意僱他

他也真能耐

樣樣活兒他都強

「二百五，起起糞」

他就下到很深的糞坑里

「二百五，澆澆水吧」

他就使動着長長的挑杆

「二百五，抗些柴火來」

他就揣着斧子上大山

「二百五，收麥子吧」

他就滿身淋汗在地里

大海就只有一個「缺點」

他真能吃

一頓飯要嚙下十六個大窩窩頭

在這一帶

連個大地主齊福元也咋舌
「真是個大吃鬼」

但是，到市口去僱工的人
仍舊向他招手

「來吧，二百五」

咱家有的是大窩窩頭」

三

抗戰不久

他是村里青年隊員

村里青年們都一個派頭

大家都學軍隊打扮

整天排着土槍

在各處串來串去

有時候

他們說學打游擊

就在野地里放槍

鬧得村里很不安靜

不是雞叫，就是狗嚎。

大海，也是個有名的槍手

有一次很準確地打落了

劉老村長家一隻鴿子

把老村長氣得直吹鬍鬚

「二百五」

有本事就同鬼子幹去
別老在村子里練槍法」

說着，就把槍收回去

青年們都頹喪地走開

大海心里暗暗打量

忿忿吐着口水

「老瞎眼狗，二百五，二百五的
把咱老當作老鱉」

四

可是，現在他走進了連隊里

像個姑娘剛嫁到婆家

又怕生，又待不慣

聽了起床號就發抖

上操場他兩眼要發花

提步槍不知往哪放

在課堂里像牛嚙糠打鼾

夜里，熄了燈

他還孤坐在炕沿上唱
《歸上墳》

當了三天兵

大海累得很困乏

腦袋痛，眼睛迷糊

整日價打瞌睡

連長見着他：「大海
爲什麼不上課」

「俺是死莊稼漢

弄慣了耩頭

拿不慣筆桿」

有一天，天剛亮

大海忽然想到

他家里還二畝半地沒耩

怕他老娘耩不動

他爬起床就往回走

回到家里也不歇歇

掬把糶子就上地里

下馬崗的人都瞪大眼

「喂，大海」

回家來幹麼」

「勸勸地」

「村里優待抗屬

你的地荒不了」

「俺在部隊里沒事兒

自己費些力氣不要緊」

他脫下軍服

赤着身子往棒子地裏鑽

毒熱的六月天

照紅他結實的肌肉

一大顆一大顆汗珠兒

在他額子上滾

五

這時候

連隊的兄弟們在討論

有的說：「二百五膽小

他準是開小差」

有的說：「二百五好吃
他準是去趕集」

有的說：「他家在根據地里
他不會逃跑」

連長說：「二百五

有些傻，也是老實

他不會開小差

也不是趕集

恐怕他回家去看他娘」

果然不錯，第二天晌火

大海邊走邊唱

走進了連部

連長問他：「你上哪兒」

大海說：「俺回家耩地」

「你是兵，不是老百姓
回家也不請個假」

「俺在這兒悶得慌

連長，俺不喜歡上操

俺不高興寫大字

俺一心一意要打回仗」

他扭扭妮妮地說着

惹得大家哄笑

六

大海想去打仗

全部隊弟兄閒呆得不耐煩

有一天

大家傳說要準備出發了

大海就去問連長

「連長，俺用的槍是借張二喜的發給俺一支三八式吧」

連長就給他一支七九

「要愛護武器，二百五

像愛護你的性命」

他接着槍回到班上

班上的人都到樹蔭下擦槍

他就悄悄閉住房間

獨個兒搬弄槍栓

他再也沒想到

在槍膛里還睡着一顆子彈

大海剛一動手

槍就響，槍筒冒着煙

把他吓成了啞吧

弟兄們拆了門圍攏來

「大海，打傷了沒有」

連長說：「大海

不要怕，這是槍走火」

大海才搖搖頭

囁嚅地回答：「我不怕

就怕弄壞了槍啊」

他剛說完話

纔覺得大腿上癢癢

低下頭一瞅

血水沿濕了褲子

他臉色頓時變白

弟兄們就把他放上担架

七

在醫院里

他很規矩地躺在白布床上

用大眼睛看着四遭

在這裡，有的頭上裹滿紗布

有的胳膊吊在胸前

有的架着木腿走路

各式各樣的傷員走來慰問他

「同志，傷口大不大」

「不大」

「發燒不發燒」

「不」

有一天，傷員們在閒打岔

有一個說：「我是在黃土嶺掛的綵
在那里咱們打死個阿部中將」

有一個說：「我是機槍射手

打死鬼子有半百

這輩子算够本」

另一個說：「有一趟

在火綫上，我奪回一挺歪把子

樂死俺那三排長」

又一個說：「第一次打仗可嚇壞我

第二次就沉着氣

第三次像大熱天在河里洗澡」

有一個傷員

他睡在大海的對過

他坐起來很親熱地問

「大海同志

你在那里掛的花」

「啊……」他回答不出

一時臉上漲個通紅

他心里不斷咒罵自己

「真該死，二百五

真沒出息，二百五」

當天下午，他就同醫生說

「醫生同志

俺的傷好了，俺要歸隊。
俺要上前綫去。」

醫生說：「不行，同志

傷口沒有完全好

耐心再住兩天着。」

「俺要走

打死俺，俺也要走。」

傷員們都過來勸住他

看護員也來安慰他

大家都說：「大海抗日真堅決

傷口沒有好，又要上前綫」

大家說着，大家稱讚着

大家勸着，可是

一到半夜上

大海偷偷的溜掉了

八

大海跑回來的那天

正趕上隊伍要出發

弟兄們高興地唱着歌

沿滹沱河往下走

兩岸的平地漸走漸寬敞

麥子熟透了

掉着金亮亮的顆粒

夜里，連隊悄悄走出山地

宿在平原的村莊里

這一夜

大海做了一個夢

他夢見

在他家鄉的麥地里

他正在收割着麥子

他夢見

麥網堆滿場子

他娘在那里檢穗子

他夢見

一個人騎馬飛過他娘身上

他娘被馬蹄踢倒下去

他發怒地追上去

他追上去

他看清這是洋鬼子

他要用槍打死他

他的槍呢，他的槍呢

他找不見連長給他的槍

他急着呼叫

這時，他就驚醒了

他的槍好好靠在他膝蓋上

張二喜的大腿桿

正壓在他的胸口

窗口，天麻麻亮

雨落着，雨滴敲打玉蜀黍的大葉膛

九

這一天

隊伍停在一個村子里

這村子緊挨着河岸

河對岸有敵人的堡壘

從這邊望見那邊的哨兵

大海還沒有見過鬼子

他就偷偷跑到高粱地里

探出腦勺往那邊瞧着

他端詳着那鬼子帶的鋼盔

和那一支漂亮的三八大蓋

他全身的血都燒灼起來

他真想即刻向那鬼子奔過去

待了一會，他回到班上

禁不住心跳

就拚命哼着小調

班長很焦急

「唱個屁，大海

要是你嘴巴癢

就上東牆上磨一磨」

太陽慢慢地西邊落

夜慢慢地漆黑

在河岸上

大海在那里放哨

田雞在草叢里叫

河流着，流過大海的身邊

這河是從他家鄉流來

他感到親切，在這河里

他從少就揹個葫蘆學泗水

大了就跟洗衣的姑娘開玩笑……

他望着深黑的對岸

對岸閃閃着小小的火焰

「準是鬼子太驕傲

他放警戒又敢抽煙」

他想着

他就蹲下來撥着野草

野草沾滿露水

露水就掉在衣服上

他脫光了身子

就翻過渠，走到河里去

十

湊巧，這一夜連長睡不着覺

他掛念河邊的步哨

他出來查哨

在河岸上見不到一個人影

他四處尋找

他的足陷在草堆里

他才發覺野草密密蓋着槍

和哨兵的衣服，子彈帶

「真是出洋相

哨兵在半夜里洗澡」

他回頭叫來其他的哨兵

他們紛紛在河灘上找大海

有好多工夫，河水發響

大海才從水里冒出來

他頭頂着鋼盔

頸子上掛着一支三八式

在暗影中搖幌走向前

弟兄們迎着他

「大海，你幹了甚麼勾當」

大海說：「俺摸過河

去幹掉那個鬼子

鬼子力氣真棒

要不是俺在井上搶個轆轤

真打不死他」

他很高興地說着

弄得連長又氣惱又好笑

「好，你該坐兩天禁閉

因爲你違犯了哨兵的規則」

大海用哭嗓子說：「連長

這棵槍算是俺的了

要俺坐多久的禁閉都樂意」

十一

我講的故事就在這里暫告結束

可是，我們的劉大海

他的戰鬥生活還剛開始

他跟着隊部繼續出發

他的兩條大腿飛動在那大路上

不時取下槍來細看

又把它從右肩換到左肩

劉大海

他是同許多其他的子弟兵一樣

從敵人那里得到了槍

就用它去射擊仇敵

守衛着我們的晉察冀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夜

(註)市口，係冀西一帶，在農忙時候的僱賣勞動力的市集。

一個同志的死

在大楊莊北面有一片曠地

那兒聯接着小山坡，也流繞一支小河

在山坡上有幾棵瘦削的柏樹

在河灘里有粗大的楊林

小河從南邊流去

楊樹葉密密地把它掩護

楊樹頂上常常結着老鴉的窩

一些烏鴉常常飛在河兩岸

從楊樹頂飛到柏樹邊

小山坡上除了柏樹是一些蒼老的古墳

這些墳墓沒有墓碑，長滿了紫荊

在這些不算多的幾堆黃土

構成了我們很好的陣地

從晌午到黃昏

我們的一個班就在這裡固守

敵人這次圍攻雁北有一個聯隊

我們這個班牽制了敵人一個小路

這小路有鬼子一百多個

他們現在假倚着楊樹

從楊樹旁邊伸出他們的槍筒

子彈準確地向那柏樹射去

曾打落一隻烏鴉

那烏鴉的一片帶血的翅膀

還擲落在我們班長的背脊上

我們這一班原有十一位弟兄

這次有一個病號沒有參加戰鬥

就剩下現在爬倒的十個同志

他們的胸部牢牢貼着崖土

從沒有今天和墓土這樣親密

甚至一個勇敢的兄弟偷偷笑着說：

「咱們這次有福氣

要同古人埋在一起」

敵人一回兩回往上衝

那親密的墓土就飛出手榴彈

手榴彈在楊樹上爆炸

敵人狡猾地臥倒在楊樹下

敵人發狠地掃起機槍

密接的子彈却打在黃土上

黃土捲起一柱一柱的煙霧

在黃昏里蕩漾……

黃昏里的大楊莊很靜寂

不知怎的，還有一隻公雞沒有堅壁

給鬼子唱輓歌似的啼了數聲

是黑夜快來的時候了

鋼盔在敵人的頭上冒着火

汗一滴一滴往楊樹身上淌

忽然，有一個鬼子哈哈的笑聲

這時，敵人已弄清了他們戰鬥對象的人數

他們就紛紛的從臨時工事里爬起來

從楊樹林里分散開

皮靴在沙上划動着……

在這邊，班長已發覺敵人要來包圍

「把刺刀弄妥貼，兄弟

我們準備和鬼子拚到底」

個個人都按一按刀把子

不自覺地捏一把泥土，刷刷手

握緊着槍柄，兩腿彎起來

西邊遠遠的藍山上空

剩了一滴蒼白的光亮

有幾隻燕子向那里游去

一片黑雲漫漫地拖過東台嶺

從嶺上不時有砲聲的迴應

誰心里頭都起了個念頭

「我們的主力在那邊決鬥

我們一定要勝利」

「弟兄們

我們不能像傻瓜一般去送死」

誰都驚奇着這個說話的人

那人是黨的小組長林明

「林明爲甚麼這麼洩氣」

「班長，」林明又說

「你馬上把隊部往西邊撤

留下我在這里掩護」

班長和弟兄們一時都靜默

黨的小組長氣急了

「快走，一點戰場的常識都忘記
爲甚麼不保存可以保存的力量
留下你們來給我報仇」

於是，林明單獨爬在那里

九個兄弟很迅速的轉移

就在他們走出柏樹的數分鐘

敵人就從他們踏過的地方迂迴進來

從四面圍攔來

好像一張魚網從海上扯起

刺刀像魚鱗在昏暗中跳躍

啊，在這兒只有那時天上

幾朵剛醒來的星星看得清楚

她們會看到我們的同志

在黑暗中怎樣沉着而勇敢

把手中的刺刀刺進觸近他的敵人

而他自己也縱容在刺刀的床上躺下去

讓三個敵人的屍首

陪伴他休息在那古老的墓地里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改作

老連長和他的兒子

—

在歇馬，有一天，

一個連長騎馬在街上走，

他的煙鍋裝滿煙草，

身上摸不着洋火。

湊巧，對過走來一個青年農民，

他正噙着煙袋。

那麼，連長右手扶住鞍橋，

左足揪緊了鐙，

探出滿是鬍鬚的臉，
同他對了對火。

青年溜着眼，

看對方粗黑的鬍碴，有點驚奇。

連長很滿意的吸煙，

正想揚馬，去趕他的宿營地，

青年疾忙地叫：

「爹！你從哪來？」

用力拖住他的馬尾巴。

連長扭身翻下馬來，

雙手搭住那青年的肩胛，

煙鍋子，早就掉到雪地裏。

二

這一天，天氣壞透。

雪嘩嘩地響，

一片一片大花雪，

飛在他們四邊。

在雪的原野，

有兩道小河，

一道從北來，一道從南來，

兩道河合在一起，向唐河流去。

他們父子倆，蹲在柿子樹底。

兒子心跳動，也感覺他爹的大手掌，
在他肩膀上抖擻。

馬兒在雪堆裏踢着足，
掘着腐爛的黃草。

好一會兒老連長方開口：

「鎖鎖，自從咱冀東暴動，

咱們就沒再見面，

你娘被日本鬼子挑啦，

你知不知道？」

「爹，我知道，

那會也就參加宋支隊，

曾家去過一趟，

到過我娘坟上燒回紙。」

三

很久，父子倆沉默，

雪落着，穿過樹枝，

掉在他們身上。

驀地那老連長，

他張開嘴巴大笑，

又像年青時候做礦工那樣，

臉上從不掛憂愁：

「別提她，孩子，

我倒得考考你，

你可學會了打仗，
打死過多少鬼子？」

兒子也一勃郎立起，

向他爹伸出五指：

「爹，你笑的當兒

才瞅見你老人沒了門牙！」

皺紋像一條一條小蛇子，

糾纏在老連長的眼角：

「三個年頭才幹掉五個，

真是個鬆秧子！

對得起咱們那些死去的鄉親？

鬼子給咱流過多少血？」

「爹，你太小看我，

五十個，不多也不算少，

信不信，瞧我的槍法！」

說着，這青年從襟懷裏抽出盒子，

一邁步登在樹背後，

砰的一聲，把樹梢上一隻野鴿，

打落在雪地裏。

四

樹枝震動，跳下一些殘葉，

兩隻老鴿驚叫飛起，

老連長笑眯着臉，
重新吸起他的煙袋。

這時候，天快黑，

老連長蹴近他的馬，

倒翻揹囊，一縱身跨在馬背上。

馬振搖着頭，

馬鬣上的雪球滾落。

鎖鎖在心裏暗暗的想，

「老頭子在顯本領哩！」

他爹勒住馬，

馬起野性老顛着蹄子，

在樹邊兜轉不肯走，

鎖鎖他走去使勢捏住馬鬃，

那馬就貼服地眨着眼。

老連長很驚奇，

這毛孩子也有一手。

「爹，我到過大青山，

跟蒙人賽過馬。」

他說着，摘下牛鼻帽，

敲落帽簷上的雪，

粗黃黃的長頭髮，

垂掛在這青年游擊隊員的耳邊。
他的黑濃眉毛，
在他的大眼眶上糾動。

五

「好兒子！」他爹羨慕說：
「你比爹要強！」

鎖鎖他帶上帽，抄攏着兩手，
微微害臊，漲紅着臉。
老連長把手按在他的頭頂，
很歡喜地告訴他：
「我還沒有告訴你，

我的門牙的故事。

當我們在礦山裏，

舉起了抗日的旗子，

那工夫，鐵路工人，機器工人，

挖炭工人都聯合武裝起來。

我第一次，第一次上火綫，

挪起大槍，不曉得怎樣放，

把槍托胡亂貼近下巴骨，

槍一響，我的門牙就開了小差。」

說完話，他兩足鉗住馬肚

馬昂首逕往前奔，

在白得耀眼的路邊上，

馬又停住老連長回過頭來：

「鎖鎖，要是冇工夫，

就上塔山坡騎兵團來找我。」

鎖鎖，他踱到大路上，

望着馬蹄撥起的雪坑，

雪花飛來，又想把它填補。

他突然笑着，放開步

往村子裏跑進去。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